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爱因斯坦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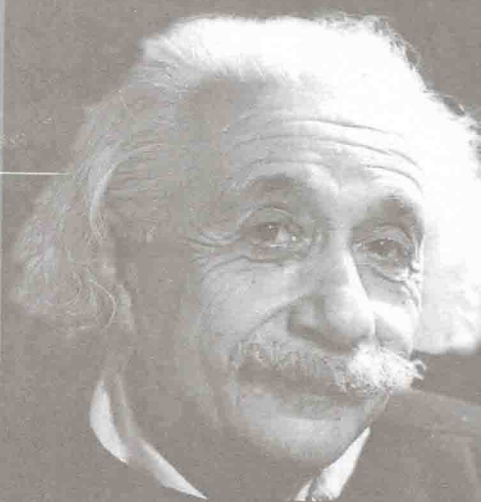
第十卷 | 柏林时期
(1920年5月—1920年12月)

Diana Kormos Buchwald, Tilman Sauer,
Ze'ev Rosenkranz, József Illy & Virginia Iris Holmes / 主编
申文斌 / 主译

[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ume 10: The Berlin Years: Correspondence,
May–December 1920,
and Supplementary Correspondence, 1909–1920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爱因斯坦全集

第十卷
柏林时期

(1920年5月—1920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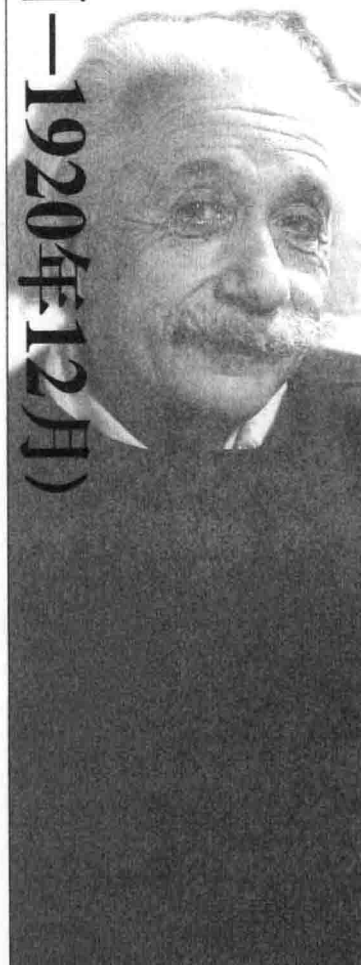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Diana Kormos Buchwald, Tilman Sauer,
Ze'ev Rosenkranz, József Illy & Virginia Iris Holmes / 主编

申文斌 / 主译

申子宇 张朝玉 聂林娟 丁浩 孙榕 李塞红
孔祥雪 彭存超 张雪晴 谢明翔 申文斌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因斯坦全集 第十卷 柏林时期 (1920 年 5 月-1920 年 12 月) /
(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著; 申文斌主译. — 长沙: 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357-7878-9

I. ①爱… II. ①阿… ②申… III. ①爱因斯坦,
A. (1879~1955) — 全集 IV. ①Z4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8267 号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10

Copyright © 2006 by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获得本书中文简
体版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08-175

本书根据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年版本译出。

爱因斯坦全集

第十卷 柏林时期 (1920 年 5 月-1920 年 12 月)

著 者: [美]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主 编: Diana Kormos Buchwald, Tilman Sauer,
Ze'ev Rosenkranz, József Illy & Virginia Iris Holmes

主 译: 申文斌

策划编辑: 李永平

责任编辑: 孙桂均 吴 炜

文字编辑: 陈一心 胡捷晖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原厂联系)

厂 址: 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 100 号

邮 编: 410600

出版日期: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9.75

字 数: 900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7878-9

定 价: 2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UME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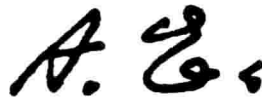
THE BERLIN YEARS:
CORRESPONDENCE, MAY-DECEMBER 1920
and
SUPPLEMENTARY CORRESPONDENCE, 1909—1920

Diana Kormos Buchwald, Tilman Sauer, Ze'ev Rosenkranz,
József Illy, and Virginia Iris Holmes

EDITORS

Jeroen van Dongen, Daniel J. Kennefick, and A. J. Kox
ASSOCIATE EDITORS

Rudy Hirschmann, Osik Moses, and Jennifer Nollar
EDITORIAL ASSISTA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主办者

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执行委员会

Mara Beller Yemima Ben-Menahem
Daniel J. Kevles Martin J. Klein
John D. Norton Barbara Oberg
Fritz Stern Joseph H. Taylor
Kip S. Thorne Sean Wilentz

谨以此卷纪念

Mara Beller

(1945—2004)

捐赠者

Harold W. McGraw, Jr.

Virgle L. Hedgcoth & Susan Alexander 基金会
加州理工学院

资助者

《爱因斯坦全集》之得以付梓，端赖下列资助者对编辑工作的慷慨资助，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美国，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

瑞士，Pieter Zeeman 基金会

中文版出版说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他的科学成就、科学思想、政治言论及生平的深入研究,势必成为科学史界普遍关注的话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自 1987 年出版《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第一卷以来,已陆续出版多卷,随着资料不断地收集,全集出齐将超过 25 卷。

全集不仅包括爱因斯坦的全部学术论文,还涉及有关和平、宗教、犹太人问题等社会政治言论,还有他与家人及朋友的往来书信,各种听课、备课笔记以及其他有关他个人的全部材料。这些材料是目前研究爱因斯坦最权威、最全面的资料。其中许多材料是首次公开发表。《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出版,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一项大工程,它不仅填补科学史上的一些空白,而且可以澄清一些广为流传的讹误,其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社聘请国内科学史界和物理学界资深专家教授及年轻学者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这对我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读者将最大限度地追踪爱因斯坦的思想、生活及科学活动,从中领略到科学和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深远影响。

《爱因斯坦全集》中文版是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德文版精装本翻译的,翻译过程中还参阅了此书的英文版平装本。为了便于前后各卷的统一,全集中除爱因斯坦外的人名均未译。地名及专有名词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附注了原文。各卷的边码均指示德文原版书的页码,以利读者核对原文。全集各卷注释及索引中的页码除特别指明外,均指德文原版书页码即中文版的边码。中文版将原版索引拆分为三,一是名词索引,

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名称、地名和地址以及科学技术词汇。以人名命名的科技术语也在其中。二是人名索引。此外尚有引文索引。名词索引按汉语拼音顺序排,人名索引及引文索引按拉丁文字母顺序排。

《爱因斯坦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浩大而繁杂,这使得我们的工作难免留下某些遗憾。恳请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和出版界的朋友、同仁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利改进工作,促使此项翻译出版工程圆满完成。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年10月

第十卷序

xxix

本卷收录了 465 封信件，共分为两部分。

本卷上半部分收录了 211 封信件。这些信件是对已发表在第五、第八、第九卷，写于 1909 年 5 月—1920 年 4 月的信件的补充。其中，124 封信大部分出自爱因斯坦之手，这些来自遗赠的家庭信件，全部保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库里，由 Margot Einstein (1899—1986) 保管。她确保了这些信件在她去世后的 20 年里一直没有公之于众；66 封信件来自于苏黎世中央图书馆的手稿收藏室，由 Gina Zangger (1911—2005) 收藏；还有 21 封信件从其他收藏处获得。

本卷下半部分收录了 254 封信件的全文，这些信件是从 1920 年 5 月到 12 月期间共 614 封现有的信件中选取的。编辑选取这些信件，力求对理解爱因斯坦的工作和生活均具代表性和重要性。不作全文刊登，而只有摘要的信件，在本卷的末尾按时间顺序有详细列表（见年表和日程表）。

1909 年到 1920 年的信件刊登在本卷的第一部分，这些信件为读者研究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与学习，以及了解他与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本卷不包括爱因斯坦与 Mileva Marić 之间的在 1903 年结婚之前的早期信件，它们都收录于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之后所能获得的家庭书信都刊登于本卷，不仅包括爱因斯坦亲自写给 Mileva Einstein-Marić 的信件，而且包括他写给自己在苏黎世的两个儿子 Hans Albert 和 Eduard 的信件，以及少量写给他在柏林的表姐 Elsa Einstein 的书信。Elsa Einstein 在 1919 年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本卷还首次刊登了 Hans Albert 和 Eduard Einstein 写给爱因斯坦的书信，并且，自第一卷出版以后，第一次刊登了 Mileva Einstein-Marić 写给爱因斯坦的若干书信。由爱因斯坦在 1916 年 4 月到 1919

xxx

年10月撰写的书信,主要是以明信片的形式写给 Elsa Einstein 的。这期间,他们的信件很少保存下来,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早在1912年4月,爱因斯坦就承诺要“永远销毁”Elsa Einstein 的信(见第五卷,文件389)。其次,大量的信件是爱因斯坦写给 Heinrich Zangger 的。

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和柏林的家庭成员的补充函件,以及与 Zangger 之间的信件,都已刊发于此前出版的各卷中。总之,这些材料让读者可以更丰富和更全面地了解爱因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面临的个人生活和许多困难及其后果:疾病、营养不良、经济上的忧虑、分居、离婚及再婚等。

此外,补充的书信还包括爱因斯坦在1909年和1910年间写给数学家 Vladimir Varičák 的9封信件,此人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长度收缩认识论上有过公开的争论(*Einstein 1911f*[第三卷,文件22])。Varičák 对用相对论来解释 Lobachevsky 几何感兴趣。爱因斯坦在这些信中主要致力于解决如何为一个作非均匀旋转运动的刚体做相对论性定义及解释的问题。

本卷第二部分刊登的家庭信件,主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爱因斯坦在1920年最后8个月里的个人生活的一些新资料,例如他与他儿子在德国南部的第一次度假,以及他尝试将他在苏黎世的家搬到这里等。还有少量出自 Elsa Einstein 之手的信件,让我们得以窥见 Elsa Einstein 本人对自己与爱因斯坦的关系的认识。

本卷的第二部分还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在此期间爱因斯坦集中思考的若干科学问题,包括他与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德国与荷兰)的物理学家之间的联系,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他与美国物理学家之间的联系,以及他在德国和荷兰、丹麦、挪威旅行时所作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讲稿。这些材料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爱因斯坦在成为名人并由此进入社会公共舞台之后所面临的许多新挑战,主要是面对一系列日益增多的针对相对论的刻薄攻击。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爱因斯坦对其新职业的反应,以及他的家人、亲密友人和同行在很大范围内成为公众人物时的相应表现。同时,这些材料还展现了当时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与科学界的发展图景。

1920年10月,爱因斯坦终于成为莱顿大学的特邀教授,这直接

导致了著名的《以太和相对论》就职演讲的诞生。载于本卷的一些书信也见证了爱因斯坦在荷兰逗留期间的情况,以及他与那些热情好客的荷兰同事之间的友情。但是,从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出,只有 Paul Ehrenfest 才是这段时间里爱因斯坦最重要和最亲密的朋友和科学伙伴。

xxxix

I

1914 年春天,爱因斯坦从苏黎世经莱顿前往柏林,担任普鲁士科学院常务院士的新职务。同年夏天,爱因斯坦与妻子 Mileva Einstein-Marić 分居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天, Mileva 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 Hans Albert 和 Eduard 回到了瑞士。爱因斯坦则继续留在柏林近 20 年。在 1915 年至 1920 年间,他总共 5 次前往瑞士。1915 年夏天,他去看望他的儿子。1916 年春和 1917 年夏,他两度前往苏黎世,试图与 Mileva 离婚。1919 年初,他再次前往苏黎世并在那里与 Mileva 离了婚。同时,他作为嘉宾在苏黎世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演讲。1919 年 6 月,爱因斯坦在柏林娶了自己的表姐 Elsa Einstein 为妻。此后不久,他又一次前往苏黎世看望儿子和自己身患绝症的母亲,并再次在苏黎世发表了演讲。

本卷刊登的信件中,有 149 封是爱因斯坦自己写的,时间大多在 1916 年到 1919 年之间,其中 67 封是写给 Elsa Einstein 的,55 封是写给 Heinrich Zangger 的,其余 27 封是写给其他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的。爱因斯坦在 1917—1919 年离开柏林期间,写给 Elsa 的信件和明信片分为两个系列。1917 年,爱因斯坦与好友 Zangger 之间的书信往来很多。当时, Mileva Einstein-Marić 正生病就医,住在苏黎世的 Zangger 是爱因斯坦与亲人之间的联络者。对儿子的照料以及相应的经济上的种种安排是爱因斯坦在这些信件里主要关心的问题。

产生于 1915—1919 年间的信件共 61 封。其中 29 封是 Hans Albert 和 Eduard Einstein 所写,往往是他们俩共同写的,有时还伴随着 Mileva 的信。这些文字都是两个孩子在父母分居后的 5 年里写的。有 12 封信是 Mileva 在他们婚姻前的最后一年即 1918 年发出的。以前诸卷刊登过爱因斯坦在这个时期写给 Mileva 的 32 封信和写给孩

子们的 34 封信。本卷的这些信件是进一步的补充。

xxxii 补充的家庭信件中,还涉及了参与家庭事务的其他人员:包括爱因斯坦的妹妹 Maja Winteler-Einstein 及其丈夫 Paul Winteler,爱因斯坦的老朋友 Michele Besso 及其妻子 Anna Besso-Winteler,此外还有 Paul Winteler 的姐姐等人。Zangger, Winteler 和 Besso 都对爱因斯坦的家人提供了许多帮助,并在爱因斯坦和 Mileva 分居的 5 年里以及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呼吁他们维持关系,并且关注孩子们的照料问题。

爱因斯坦和 Elsa Löwenthal, née Einstein, 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他们从 1912 年开始亲密交往。Elsa 是爱因斯坦下决心接受柏林职位的重要因素。^[1]但直到 1916 年他们仍然分居两处——爱因斯坦住在单身公寓, Elsa 与两个女儿 Ilse 和 Margot 以及父母 Rudolf 和 Fanny Einstein 都住在柏林西南区。保存下来的爱因斯坦与自己在柏林的家人之间的通信,几乎全都出自爱因斯坦之手。这个时期出自 Elsa Einstein 的信件可谓少之又少。爱因斯坦在离开柏林期间的旅途中,通常都以明信片的形式,像撰写旅游日记似地,与 Elsa 和她的女儿们保持联系,日期从 1916 年春到 1920 年秋——唯独没有留下 1918 年的信件。

此处刊登的第一批写给 Elsa Einstein 的明信片,是爱因斯坦 1916 年 4 月去瑞士探望——他自 1915 年 9 月起就未见到的——两个儿子期间以及与 Hans 徒步旅行时所写。就在那次探亲期间,与爱因斯坦分居近两年的 Mileva Einstein-Marić 否认自己曾同意与他离婚(本书第八卷,文件 210a)。^①第二组明信片始于 1916 年秋。爱因斯坦旅居莱顿时住在自己的朋友 Ehrenfest 家中;这一时期,爱因斯坦记述了自己对当地的文化气氛以及相对论在荷兰广为接受的深刻印象(本书第八卷,文件 261b 和 262b)。

长子 Hans Albert Einstein 的来信最早见于 1915 年亦即他将近 11 岁时,他与父亲的通信直到 1920 年。他的话题很多,他谈到弟弟拼错了单词,转述 Eduard 希望父亲能与他们住在一起,还提到自己在 1915 年弹奏海顿与莫扎特的奏鸣曲,以及在 1920 年能弹奏更复杂的

^① 本书第八卷,文件 210a,收录在本卷。在引言中(包括在正卷中)采用这一缩写形式以区别于本卷条目与以前出版的卷中条目。如果不指出卷号,直接引用“文件×××”(例如,文件 55),则指本卷中的文件(已不属于对以前出版的卷宗的补充)。

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的作品(本书第八卷,文件 69a 和 69b,以及本书第九卷,文件 288a)。Hans Albert 也与父亲交流自己在手工艺方面的兴趣,并曾寄给父亲一幅木雕航船的草图(本书第八卷,文件 278a),甚至还有火车和飞机模型。这些信件多少反映了爱因斯坦的长子对复杂的家庭事务的看法,对自己小小年纪就要承担的压力与责任的认识,以及对爱因斯坦本人直接通过与 Mileva 对话处理有关假期安排和经济问题的期待(本书第八卷,文件 91a)。1916 年春, Mileva 的精神几近崩溃,住进了苏黎世的一家疗养院。一连数月,两个儿子由女管家照料。1917 年 4 月,她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13 岁的 Hans Albert Einstein 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此时的他们经济困难,因为爱因斯坦寄往瑞士的抚养费由于种种原因常常不能按时到达。同年 4 月底, Mileva 和 Eduard 都住进了医院——Mileva 患的是慢性脊柱神经压痛, Eduard 则患了肺炎, Hans Albert 甚至也在医院陪住了一小段时间。随后, Zangger 一家开始照料他们(本书第八卷,文件 330a)。

xxxiii

此前出版的第五卷和第八卷刊登了爱因斯坦与 Heinrich Zangger 的书信。在这些信中,爱因斯坦主要谈到了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表达了个人的情感和感想,也经常强调他们之间的友谊对自己的重要性。^[2]身为瑞士联邦技术大学(ETH)法医学教授的 Zangger,在 1911 年 10 月爱因斯坦被授予 ETH 理论物理研究教授席位(Chair Professor)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关于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们之间有定期的通信。^[4]爱因斯坦与他讨论 1911 年的索尔维会议,讲述自己的工作进展,^[5]并评论当前的研究以及同事们的能力。爱因斯坦经常向 Zangger 征求意见,并对 Zangger 长年累月地替他照顾家人极为感谢。在爱因斯坦与 Einstein-Marić 分居并迁到柏林之后, Zangger 越来越多地成了爱因斯坦与家人之间的联络者。^[6]爱因斯坦经常向 Zangger 咨询自己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7]提到了分居后的困难,还曾答复了 Zangger 请他考虑重回苏黎世的提议等。^[8]

本卷刊登的爱因斯坦与 Zangger 的补充信件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但重心是个人事务及家庭危机,包括爱因斯坦对 Einstein-Marić、孩子和分居的看法(本书第八卷,文件 41a, 96a, 159a 和 161a),还有

他对再婚的考虑(本书第八卷,文件 196a)。爱因斯坦也谈到了他对柏林一些明显疏远的学术同行的感受(本书第八卷,文件 45a),谈到了跨国旅居的艰难(本书第八卷,文件 118a, 232a 和 352a)以及当时普遍存在的饥荒、经济困难和食物配给困难等问题(本书第八卷,文件 237a, 247a 和 291a)。

xxxiv

科学话题依旧是他们通信的重要部分:爱因斯坦讲述自己的工作进展(例如,本书第八卷,文件 41a, 144a 和 370d),而 Zangger 则邀请爱因斯坦参加自己组织的概率论研讨会(本书第八卷,文件 533a)。在好几封信里,爱因斯坦和 Zangger 都表达了各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巨大破坏性的无比惊愕(例如见本书第八卷,文件 34a, 159a 和 261a)。还有信件涉及对朋友 Friedrich Adler 的支持,对他因刺杀奥匈帝国总理 Karl Stürgkh 伯爵而即将在维也纳被判处死刑一事表示抗议(本书第八卷,文件 326a 和 330b)。1917 年 8 月,爱因斯坦极富远见卓识地提出了创设一个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建议(本书第八卷,文件 372a)。

有大约 20 封由爱因斯坦所写的信件,其主题都是设法解决在苏黎世的家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家庭危机(例如,本书第八卷,文件 276a, 332a 和 471a)。这些信件大都涉及家人的健康问题,包括 Einstein-Marić(本书第八卷,文件 242a, 250a 和 269a),爱因斯坦本人(本书第八卷,文件 287b, 299a 和 326a),还有他们的儿子 Eduard(本书第八卷,文件 352a, 361e 和 367b),或者他们三人(本书第八卷,文件 308a 和 391a)。那是 1917 年初,当时爱因斯坦不仅在柏林的演讲多了一倍,还得计划再次访问苏黎世,真是最困难的时期。与 Hans Albert 一起,他计划看望已经转到 Arosa Höchwald 疗养院的 Eduard(本书第八卷,文件 344a)。在 1917 年 6 月 Hans Albert 写给父亲的信中,他详述了自己学习拉丁文时遇到的困难,并自称是“Sauerkraut-lateiner”(酸菜拉丁语学生;蹩脚的拉丁语学生);他还写道,他读了父亲最近出版的关于相对论理论的畅销书,并希望再次见面时父亲能把书中晦涩难懂的第二部分解释给他听(本书第八卷,文件 346a)。

爱因斯坦在 1917 年 6 月底前往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旅途中,两个月期间一共写给 Elsa Einstein 28 张明信片 and 一封书信。他在海尔布

隆看望自己的母亲时写道,他胃病复发后一直保持有规律的饮食;他还不止一次地邀请 Elsa 在他回到柏林之前到德国南部共度假期,以便获得平日作为女儿和母亲无法享受的一些“自由”(本书第八卷,文件 370e)。^[9]与 Hans Albert 一起待在妹妹(Maja)、妹夫家时,爱因斯坦还在信中流露了自己对于妹妹一家所过的那种“难以言传的舒适”生活的向往之情,并再度表达了离开柏林去与 Elsa 一起追求平静生活的念头(本书第八卷,文件 361a)。在与 Marcel Grossmann 见面一年之后,爱因斯坦还在信中对 Elsa 说起自己有意离开柏林去苏黎世大学工作。这些信件显然让 Elsa 感到不安,因为不久以后爱因斯坦又说他只是考虑过那样一种可能性,而当下他们还是应该留在柏林(本书第九卷,文件 72e, 74d, 77a 和 79a)。1920 年夏天,相对论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爱因斯坦向同行们重申他将继续留在柏林。即便如此,爱因斯坦仍然向 Elsa 表示,自己想要离开柏林——一个让他“精神崩溃”(“nerve-wracking”)的城市(文件 149)。

xxxv

爱因斯坦在 1917 年写给 Elsa 的信中说,自从 1916 年 4 月就未见到儿子 Hans Albert,说他是“理想的孩子”,尽管有时“相当调皮捣蛋”,“明显受了(他)妈妈的影响”。爱因斯坦在 Arosa 看望自己那个总在生病的小儿子时写道,孩子那“光彩”的面容令他喜悦,看肤色“就像农夫的孩子般健康”。在爱因斯坦看来,两个儿子的母亲不在他们身边显然是有益的;尽管他们经常生病,爱因斯坦还是喜欢陪在孩子们身边,并认为 Eduard 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信中,爱因斯坦还再次向 Elsa 保证说,“我们的女孩儿” Ilse 和 Margot 对他来说也是同样的珍贵(本书第八卷,文件 361b, 361c, 361d 和 361f)。

在战争期间,爱因斯坦的健康状况和他所面临的一定程度上的粮食短缺问题,由于 Zangger 和 Winteler 两家人的帮助,都得到了改善。Winteler 家寄送食物给爱因斯坦(本书第八卷,文件 291a, 297a, 357a, 661a 和 661b)。他与妹妹 Maja Winteler-Einstein 的通信,其话题往往是德国和瑞士日常生活的恶化(本书第八卷,文件 475b 和 561b; 本书第九卷,文件 128a)、流感疫情(本书第八卷,文件 561a)、瑞士总罢工(本书第八卷,文件 659a 和 659b)和他们在瑞士奥尔股份有限公司(Schweizerische Auer-Aktien-Gesellschaft)的合伙投资(本

书第九卷,文件 96a, 206b 和 239a)等种种经济问题,以及他们身患绝症的母亲 Pauline(本书第九卷,文件 96a,128a 和 206a)。

到了 1918 年 1 月,由于 Eduard 的医疗费用过多,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家人经济困难加重。Hans Albert 在信中请求爱因斯坦预支下一季度的抚养费,因为当时瑞士与德国的汇率正朝着对他们不利的方向日益变化。几周以后,Hans Albert 又写信给爱因斯坦,表达了自 1917 年 12 月到 1918 年 4 月卧病在床的父亲的关切之情,同时也愤慨地指出,父亲所说的 Eduard“被惯坏了”的话毫无道理。他还说爱因斯坦对家里的困难缺少起码的了解,同时表示自己对全力帮助他们的 Heinrich Zangger 很理解,甚至要比对自己亲生父亲的理解还要多(本书第八卷,文件 435a 和 442a)。

本卷收入的 Mileva Einstein-Marić 在 1918 年 2 月所写的一封信里,明确反对爱因斯坦重提离婚的企图。一个月之后,她似乎接受了爱因斯坦的提议,附加条件是:必须确保在爱因斯坦死后她能获得寡孀补助金,并且爱因斯坦要直接和她联系、邮寄抚养费,不能通过中间人。她脆弱的身体状况以及她在医院和疗养院的长期治疗——这是 xxxvi 1916 年夏到 1917 年秋最糟的事,导致对孩子们的安排和照顾不周。在 1918 年的头几个月,当 Mileva 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之后,她明确表示,不同意爱因斯坦将 Hans Albert 从她身边带走的提议(本书第八卷,文件 461a, 475a, 482a 和 482b)。

1918 年夏天,爱因斯坦取消了回到苏黎世与孩子们同去阿尔卑斯山旅行的计划。在 1918 年 6 月的系列信件的第一封里,将近 8 岁的 Eduard 表达了自己对父亲取消假期旅行计划的失望,同时还有 Hans Albert 的一封信。在随后的通信中,Eduard 对父亲讲述了自己最近的阅读、爱好和玩伴的情况,以及因健康不佳无法参与学校活动的遗憾(本书第八卷,文件 557c 和 659c;本书第九卷,文件 183a)。当时的情形是,Eduard 在 4 个月内两次遭受西班牙流感的侵袭(本书第八卷,文件 557a, 588a 和 646a)。Hans Albert 在自己的信中也表达了对父亲不能如约前来的失望之情;过了一个月,他又写信解释说,他之所以无法前往德国看望父亲,是因为他得(在苏黎世)照料家里的日常生活,脱不了身(本书第八卷,文件 557b 和 588b)。